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朱續曾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九

明 季本 撰

小旻

經旨曰上無道揆大臣不肯任事而嘉謀不得信用故在位大夫之不得行其志者憂而作此詩也此亦在位者直言以譏切時事與正月同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也賦

旻閔恤之意說見雨無正敷布回邪遹僻沮止邛病

也謀猶回遹則足以病國病國則民困即天之疾威

也視謀猶之不臧而我已甚病則何待於禍敗之及

我此為大臣不任事而泛然質王所為也無所歸咎

故曰旻天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賦也

潝潝和也訿訿詆也同乎已者則以為是而潝潝然

相和異乎已者則以為非而訿訿然相詆小人之好惡不公如此則謀猶不歸於臧而將何所底乎謂當止於善也此中言上章謀猶回遹之意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比也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也賦

龜厭不告以比賢者不樂告以善道也蓋以初筮之誠則告若二三其德則厭而不告矣謀夫孔多二三孰甚焉發言盈庭即謀夫之多也中無執咎之人如

卜無初筮之誠此所以龜不告猶而謀用不集也行邁謂曾經行路之人也欲行路則問經過之人可也若非問於經過之人則何得於道路之事哉此言人當自任其咎以求老成練事者而與之謀則謀臧矣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也賦

先民古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也邇言謂非遠圖也潰遂也築室而謀於道傍之人即古語所謂作舍道

傍三年不成也此中言上章之意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賦也○艾音乂

止定靡定謂搖也膴大靡膴謂少也皆以喪亂之餘言聖否分屬於國哲謀肅艾分屬於民皆互文也聖哲謀肅人即洪範五事之德也淪沒也此言國有賢人可用而謀不忠於不臧也若不信賢人而使不賢者為之則不肯任事謀皆不臧而必至於敗如流泉

之不反矣愚不肖皆受其敗故曰淪胥○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賦也○馮音憑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戰戰恐也兢兢戒也臨深恐墜也履冰恐陷也暴虎馮河禍之在目前者也如勇於任事而觸主怒忤權奸不過目前之禍耳目前之禍人皆知之而其他禍之隱於無形則人不知也故又曰當戰戰兢兢而不可有一時之忽也如此然後能

夙夜匪懈而免於淪胥之敗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按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别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竊謂宛弁之在大雅者蓋秦火後之所亡非孔子删之也既為孔

子所删則小旻小明何必復加小字且未删之前未便即有小大之别而孰為之預以名篇邪

小宛

經旨曰亂世兄弟懼以無辜致罪而相戒以免禍之詩集傳以為大夫所作則孝親教子之人而塡寡握粟得非士之貧者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興也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 興意

宛小貌鳴鳩小物不能高飛然亦有時而飛至於天陸農師曰勉強故也以鳴鳩起興葢取勉强自强之意明發至旦而光始發也二人謂父母即先人也懷二人則必敬身而能全歸矣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賦也

齊整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壹醉專務酣飲也富益

也飲酒至醉者多剛暴故以温克爲良敬爾威儀所以求温也此言欲守身以事親者莫先於戒酒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賦也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興也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興意

中原曠地非八家所受之田也菽大豆也當原之中有菽而庶民皆得采之以明人知禮義則風俗美而利均於人也蜾蠃舊説以爲負螟蛉之子而七日化爲已子以喻人之可化而爲善也式用穀善謂當教

訓其子使以善似續其先業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興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興意 ○題大計反

題視也脊令即常棣之脊令但彼以在原言此以飛言也而汝也我長故以日計而幼故以月計日邁月征言老將至也所生即父母勉其當及時為善而不可自怠以辱二人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比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

卜自何能穀賦也

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雀嘴曲食肉桑扈本食肉不食粟之鳥而率場啄粟以比肉食者盡剥民財之意填與瘨同病也宜者難免之辭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言上既剥民則民不堪命瘨寡之人不能償其所征則必不免於岸獄於是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其心之不安甚矣此言貧無以自容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賦也

人溫恭則能免禍恭者不敢怠忽之意以溫為恭即前章所謂敬爾儀而溫克也如此則人皆愛之而得其蔽蔭如集木下矣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葢恭人之功夫也功夫惟其敬謹常溫故能有所蔽蔭言不可不敬以勉於溫也舊說以集木為恐墜則在木上當云升于木矣今曰集則聚於木下之辭也

小弁

小宛六章章六句

經旨曰舊說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宜臼之傅知其無罪而閔之故述太子之情而為之作是詩也竊謂宜臼立為平王蓋昏庸之主也本無慈孝之實德安能作此詩乎故說者謂其傅所作則人子哀怨之情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豈他人所能代言哉意作詩者

必有怨慕真切之心而不能自已者方可以語於此朱子於辯說蓋嘗疑其為放子之作而不必其為宜臼也以今觀之蓋信然矣然必士大夫家父子間之正論故以列於小雅蓋小弁之名孟子時已有之以在小雅而謂之小耳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比也）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賦也）

弁加於首者也鸒鵶也提提前領後之貌鵶之歸飛

則一領於前如弁而群鵯從之若前者有所提携也以喻子為父逐而不得隨父提携以歸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非謂無罪也蓋自反其不得於父之罪如舜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意也云如之何謂無可奈何而惟欲待其父之感悟也此章言其以不得乎親為憂而無以解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比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賦也

踧與論語踧踖之踧同踧踧不寧之貌言行於大道之中已踧踖不寧至其窮盡之處皆為茂草則無路可行矣以比末遂之時猶不敢肆況於已遂則無可往也如擣忽然心驚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寐於恍惚之中也假寐而亦長歎則以憂而易於老矣疢如疾首中言其憂如此此章言行無可往而不能不憂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興也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興意

桑梓二木名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桑以治蠶食梓以具器用言桑梓父母所植亦必恭敬豈有父母之身而敢慢乎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瞻依莫非父母則無時而不慕也屬連也毛體膚之餘氣也離合也裏腹心之在內者也天性之親本通一氣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果不親哉特我生不辰不得遂其親愛之會耳此言其怨慕之情惟欲盡孝以待其愛也○觀下章言君子信讒則逐子者父

所主也連言父母者以其恩同併及之耳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興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興意

菀茂也漼深也淠淠盛也蜩微蟲也得依茂柳則嘒嘒而鳴萑葦賤草也得依深淵則淠淠而盛人無所依則如舟之流而無所底止矣不遑假寐即上章假寐永歎之意常歎則假寐亦不遑矣此章言其憂如窮人無所歸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興也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興意

伎伎舒貌雊雉鳴也壞傷病也鹿奔猶待其類雉鳴猶求其雌無不思其親者以興見逐而遲行號叫亦欲父母之相親也今父母不復追悔使我無親譬彼壞木疾用無枝矣則我心之憂誰知之哉此言父母不我愛而不知我親親之心也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興也君子秉

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興意○先去聲捉見逐而捉人也先謂逐兎者未至而先脫之也行道路也墐埋也皆言其有不忍之心也君子指父而言忍即不我愛也此中上章莫知之意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賦也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興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興意

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與倚同陸氏以為從後牽也杝與扯同錢氏以為手離也華谷嚴氏皆取其說

伐木既以斧而又以繩牽之言必欲其斷絶也析薪既以斧而又以手離之言必欲其分離也皆忿不忠而言不惠即上章所謂忍也有罪者謂人所陷我之罪即其人之罪也舍者置而不問謂不察也不察其罪之所在而即以與之他人所謂信讒如讎者如此此與晉驪姬獻毒於君而以歸之申生事同惟父無愛子之心故讒言得以間之放子欲求父母之愛故惓惓於天性之親而不惠與忍則信讒之根故特推

本而言讒言得入之由欲其父之加察也加察則有

愛心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賦也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比也

莫高匪山言不必山然後為高也積讒而高即為山

矣莫浚匪泉言不必泉然後為深也積讒而深即為

泉矣然讒之所起惟纖微間隙耳父若少有不愛其

子之言則聞之者必乘間而生讒其幾甚細而其發

甚大故於言當慎也此雖若為言而發實本其愛子之心矣然放子雖為父所逐其愛父猶不能自已也故指其代已為嗣子者而言無逝我之梁無發我之笱惟以幹家為事可也既而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則又歎其既去而不能自為無可奈何耳當時必亦嬖妾欲以其子奪嫡而讒於其父故放子之言如此此章欲其父以親愛杜讒言之根而明已不忍去之意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之怨本親親之仁與舜之怨慕一也但舜則夔夔齋慄以盡事親之道雖焚廩浚井屢瀕於死而不去初不知父母之有不是也故終致瞽瞍之底豫小弁之事不知其所終意者見逐而去心雖有憂不能如舜之兢兢致孝歟觀其卒章之言雖若惓惓有去後之慕而卒付之於無可奈何則其德量才猷有

遠不及舜者故卒不能使父母之我愛耳否

則後世之言孝何以獨推舜哉

巧言

經旨曰讒人在位陰使無位之小人伺察隱微以害

賢者賢者遭讒無所控愬故作此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幠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泰幠予慎無辜賦也

曰父母者謂昊天為父母也幠大也已泰皆甚也慎

者敬謹不取罪辜之意此言已無罪而遭讒口之為亂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賦也

無實之言曰僭始者以其初發之端言也涵容如水之涵物漸漬而入也君子指王言怒與涵對涵故信不涵則怒怒讒言則必喜善人而有福祉矣故以祉訓喜有祉最為去讒之要惟有好賢之心則讒言不

能進矣此言亂由於王之容讒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賦也

屢數也盟者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暴驟進也盜讒暴之人不畏明誓雖欲自結於君使之無疑而要神以示誠信然實無誠也君心信之則資其以讒為亂之奸此亂所以因盟而益長也盜指讒人言甘則人嗜餤若食之進也止共猶言為人

臣止於敬也讒人不忠則足以病國故曰維王之卬

此言信讒之為害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賦也躍躍毚兎遇犬獲之比也

奕奕重疊貌宮室後曰寢前曰廟莫定也躍躍跳疾

貌毚狡也作寢廟所以饗祖宗也定大猷所以立法

制也皆王者治天下之規模也言治天下者規模宏

遠如此必自順人心始故他人之心不可不默忖而

度之也蓋賢者本忠於國家而不察其心何以能成治功乎能度賢者之心則為有祉而讒言自退如毚兎遇犬必為所獲不勞王之餘力也王將不加意於賢者故人不敢犯小人耳此言去讒甚易而在於有好賢之心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興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興意

荏苒柔貌柔木桐梓之屬數計也蛇蛇委順貌柔木

良材也君子當培植之不可使有牛羊斧斤之害也往來道路之言則無稽之讒言也當以心計之而不可盡信也不信讒言則可以養善類如樹桑木矣然言亦不難辯彼虵虵之碩言内正外順從口而出無所慚也若巧言則其心有作而顔面之厚無所不隱忍矣以此别之則讒人之情狀豈能逃哉碩言但舉以起巧言非謂辯此兩等人也此章言辯讒言以扶善類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賦也

水草之交曰麋何人斯者明知居於河麋之小人而不斥言也此葢為讒人伺察人短而知賢者陰事者云居河之麋則非邑中大族也拳力階梯也骭瘍為微腫足為尰既微且尰則居下濕之地而實有此病者也為猶將多謂其害人之謀將漸多也即此謀害人之事乃亂階也何必有拳勇而後為亂哉此章言

聽使之小人不足慮所慮則有拳勇而為首惡者欲

王之加察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

經旨曰此詩究極讒人使人伺察之情莫能遁矣自

詩序以來皆主蘇公刺暴公之說惟朱子辯其無據

而以為未敢信其必然得經意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也賦

何人斯指伺察人者言也艱險孔艱言其設心甚險也梁橋也過我橋而不入我門見其意在伺察也暴即上篇亂是用暴之暴蓋指讒人之為暴者舊說因此遂附會之而誤為暴公也云語辭此言小人以伺察濟人之暴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也賦

從行伺察者從讒者行也誰為此禍以二人從行不可専指也唁弔失位也必賢者因讒而去位矣始者指為讒之初而言其時讒人猶不直言我之不可至令則直言耳葢伺察之言入而濟之者多矣此言小人濟惡而禍益甚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賦也

陳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逝陳則入門內矣聞聲而

不見其人以其忽然而去也伺察之態如此誠不愧于人矣天其可不畏乎不畏天所以敢於為惡也此言伺察者之欺天妄為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賦也

飄風忽然而來言其來之疾不知所起也胡不自南自北言其何不從南北以去而復來也蓋既逝陳不見其身而去矣今又來逝我梁如飄風然則可疑而

攪亂我心矣此言伺察者蹤跡詭變而可憂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賦也

安徐舍止也盱張目而望也壹者之來謂既逝陳而去今人忽然逝衆而來也當爾徐行之時亦不暇止況亟行而暇膏其車乎今乃忽然一來張目望我則竚立而少延矣果何為哉蓋欲窺覘而得其陰事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賦也

還謂又逝梁而一來也易平坦也否以我為不可也難知莫測也祇懼也言爾既去矣今又忽然還來旰目而視然不入我門也使還而入也其還為有所事知其無害我之謀而我心平易無恐矣今還而不入則爾必不以我為可豈能窺測爾心哉故今壹者之來豈能不使我畏懼爾哉此言其忽然來旰之可畏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賦也

伯仲兄弟之稱指二人從行者言壎篪俱樂器謂其如兄弟而相唱和也貫者以繩貫物之名謂相連屬也三物犬豕雞謂刺其血以詛盟也二人同聲唱和如壎篪然而事之次比又如繩之貫物彼此相連人固不得而間之矣然猶恐於人之異己者不盡力以相攻也於是又出三物以相詛盟而自固其黨欲力

排之故言此誠不知我而以爲有傾爾之心耳使能知之則亦何必至是哉此言讒人爲謀之同而結黨之固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也賦

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靦者面見人之貌鬼蜮圯伺察之人也言爾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然乃人也

人則有靦然之面目而能視人無有窮極謂其見人無不盡也由此觀之則人亦豈不知爾乎反側翻覆不正直之意言其邪僻之情皆能究之而不可欺人以自欺也此言小人之情狀不能掩如此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集傳謂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竊意此篇所重乃是依附讒人而窺伺以濟奸者耳

巷伯

經旨曰巷伯者宮中永巷之長蓋寺人也時有孟子遭讒被宮刑為巷伯故作此詩而因以名篇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比也彼譖人者亦已大甚賦也○大音泰後凡大甚大苦並同

萋錯雜貌斐文也貝水中介蟲也不可以為錦但以其背有錯雜之文有似於錦遂以錦名以比讒言起於疑似亦以見文致之意也大甚言成之而不可解

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比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賦也

哆張口也侈張也箕詳見大東字義箕星也不可以為箕但以其口有開張之象而似於箕遂以名箕以見讒口之意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必有主此謀者此

上兩章皆言譖言成於疑似而可信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賦也

緝緝如績麻之端緒接續也翩翩如鳥飛之來往經

譖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賦也

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女遷謂轉而及女身也此上兩章戒其譖人之不可常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賦也

好好以甚樂言也草草以苟沽言也譖言得行所以驕人得志也若能察之則其遷及也不難矣此言人

君不可保安驕人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賦也

投棄也豺狼屬似狗而長尾白頰其色黄有北北狄之地也投畀豺虎謂不使有生道也幸而得免於死則投畀有北謂不與同中國也人幸而得免以歸蓋其人生遺邪世得以苟容故從重以及於輕非謂物所共惡而不食不受也如此則無可奈何付之昊天

而已此言譖言者得僥倖而苟免也

○楊園之道猗于畆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此也

賦也

栽楊之園下濕之地畆丘則成畆可種麻菽之丘地之高者也猗倚也倚靠相接連之意楊園之道而猗于畆丘猶譖始於小臣之卑者而將上及於貴戚大臣也故作詩使敬聽之懼讒之上及而欲其謹於微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記曰惡惡如巷伯以其情之真也惡惡而不如此詩亦難以感動人矣

谷風

經旨曰此朋友常有救患之功而為其所棄故作此詩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比也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賦也

谷風與邶谷風義同將且也恐懼謂憂患之時言暴風出於大谷而風雨交作以比事變之來也當其事變則惟我與同恐懼及事平而遂棄我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比也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賦也

回風從上而下曰頽風之焚輪者也遺如行道遺忘物而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比也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賦也

大風摧物維山之高者崔嵬獨存而其山之草木無不萎死喻大患難也萎衰落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況嘗同其患難者乎其棄友之人必可與同患難而不可與同安樂若此詩雖未免有施勞之意然有大功而其友負之則非平日所以納交之意矣若主於責善而無望報之心則亦可以為怨而不怒也

否則全出於計較之私何足取焉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

經旨曰父母棄背孝子追悼之而作此詩也舊說民人勞苦孝子不得養其親則詩中未見有此意耳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也賦

始生為莪長大為蒿莪猶可食其後為蒿則無用矣喻父母生育我身至於長大乃成無用之子此孝子

自怨之辭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比也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賦也

蔚亦莪長之名比蒿又麤大矣此上兩章孝子自言喪其父母所賦之良心不能成立而無以報父母之恩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比也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賦也

缾小罍大皆酒器自罍而酌之於缾者也盖人之得

生理以生者皆父母之所賦人于喪其良心不能自盡則若父母不能成其子者如缾罄而罍恥也父母尚在則猶得以資其教訓而成然後可以言報也鮮民者華谷嚴氏以為單獨之民無父母者是也父母既死則無以資之成德生理既盡不可為人雖生無益故曰不如無生自上庇下而言則曰怙自下倚上而言則曰恃其實一也互言之耳銜恤抱永恨也靡至者無歸也此皆言生不如死之意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

生得其生氣也鞠窮也母之保子無不盡也此分言父母生鞠之恩下乃總言之拊初生時拊摩之防其驚也畜乳之如畜初生也養謂順其性無所拂也長謂能就口食則哺之也育謂當寒暑時則近身而覆育之也顧謂行戲於地時去之而反顧也復謂顧之又顧不能暫捨也腹謂出入常置之於懷抱也此章

曲盡父母愛子之情而思之所以難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 興意

烈與冽同言氣之寒也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此皆慘酷之意以喻天降毒害而使父母終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 興意

律律猶烈烈弗弗猶發發蓋烈與律發與弗皆聲相似也○此兩章皆言天降慘酷之禍而使不得終身致孝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

經旨曰周衰國亂無政京師之人絡繹使於諸侯道途困於供輸故東人怨而作此詩也序以為譚大夫所作蓋未有據焉

有饛簋飱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賦也

饛滿也簋盛黍稷之器容一斗二升詳見權輿字義

此則以民間一簋之食而言也飧熟食謂黍稷也禮簋盛黍稷或曰飧蓋水澆飯也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捄曲貌棘匕以棘為匕長樂陳氏謂廩人所概黍稷之匕也飧饛簋而匕用棘盛時富足者如此周道大道非謂適周之道也砥礪石言平也蓋盛時君臣志在足民食而已但從大道而行初無難事故以如砥如矢言之君子所履以行法於上小人所視以取法於下故民忘其功而不知誰之所為也今乃不然

故回顧盛時而潸焉出涕也睠與眷同顧而回首也顧謂顧西周之盛非顧適周之道也潸涕下貌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賦也

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周在西故諸侯之國為東杼持緯之梭也柚卷織之軸也杼柚空則人無衣矣然有葛屨亦可履霜雖奔走於寒月不足憂也惟佻佻之公子奉使適周往來絡繹無有已時此則使

我心疚耳佻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公子謂諸侯之子為大夫者以周人責禮於諸侯而諸侯使貴戚之卿脩問無常期也則其禮物之徵科道途之供億皆取辦於民所以顧西周之盛而潸焉出涕者蓋在於此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興也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興意薪是穫薪尚可載也興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興意

冽寒意側出曰氿泉穫刈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載

載以歸也當時民困於役蓋有穫薪不得載而浸於
氿泉者故以起興謂使人得載穫薪以歸而少息其
勞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
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

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之也西人京師
之人也舟人私人皆本西人言舟人為之傌遊戲之
舟者而其子亦以熊羆為裘武服以熊羆為裳蓋武

士之飾也私人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也試用也謂得見用而列於百僚也此言西人與其從人皆美衣食祿而東人之所以困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賦也

鞙與娟同玉淨貌璲與瑞同古者君臣以瑞玉為佩漿酒之米汁相載者見周禮酒正此言西人至東國而東人或以酒燕飲之則彼不以為漿或以玉贈送

之則彼不以為長蓋盼視之而欲責其禮之厚也無以給之而人亦無恤者惟天漢有光庶乎可以監視而織女三星跂然踦足則終日七襄庶乎能成文章以助我之供億也此言東人不勝西人之誅求而欲求助於天也亦無所愬之辭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賦也

報章謂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報而成章也睆明貌

牽牛星名服駕也箱大車之箱也啓明長庚天畢皆星名行行列也有牛駕車可以載物而不服箱得曰可久照以助勞役得畢可獲禽以供賔客而皆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故因論織女而併及之歐陽氏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載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

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賦也

箕斗皆星名挹酌也翕猶張也揭高舉也箕以簸米斗以挹酒天有此星而無實用盖承上章之意而言無所望於天也又言箕斗不惟不為東民之用而反若助西人以病民者見天運如此無可奈何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

經旨曰此必仕者之子孫為南國之州牧而為小人

搆禍無所容身故作此詩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也賦

四月周正建卯之月而六月則建巳之月也周之六月方將入暑而暑已先徂則秋氣之交太蚤而生意之達遂窮此不仁之徵也先祖蓋嘗有功於國家者豈非人乎今亦不念之而忍於其子孫此指王而言也舊說以為無所歸咎之詞則孫之於祖豈可以匪人言之歐陽氏蓋嘗辯之矣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賦也

腓草根病如足之腓也秋日者午未申三月之日也物方長盛雖與申交未能殺物百卉不宜盡病也今至於具腓則政事嚴急之過也以嚴急之故而至於亂離之瘼則將何所適歸哉言無可往也○卉以下章山有嘉卉例之可以兼木但此云具腓則止可以言草耳蓋卉散言之則草木宜有分通言之則皆謂之卉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賦也

冬日酉戌亥三月之日也亥月雖漸寒而氣尚未冽氣冽而又飄風甚疾乃隆冬之候也而酉戌亥三月常如此焉則慘酷之過也民指在位者言穀善也蓋在位者小人衆而君子獨則小人得以安身自善而君子則受害矣上三章皆一意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比也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賦也

栗梅美材也以比賢人而傷殘之賊害之則廢而無

可用矣莫知其尤謂殘賊者之罪王不之知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興也)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興意)

構結也合成之意泉水本清攪擾之而後濁一息則復清矣今小人日日構禍則天下無復清時矣我何能安其身而自善乎此承上章言王不能知小人之罪則禍不止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賦也)

江漢詳見漢廣字義紀經帶包絡之意言江漢所以

經紀南國其水滔滔汎濫下民墊溺所係而我仕其地以旬宣之鞠躬盡瘁可謂有功矣而王不有其功略不記念所以忍使小人搆禍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賦也

鶉大鵰也鳶鷹類詳見旱麓字義鱣鮪說見碩人言魚鳥皆能遠害自全今不能高飛遠逝則無所逃於小人之搆禍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興也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興意

蕨薇說見草蟲杞枸杞詳見四牡孚義梀當作莧如自牧歸荑之荑故曹氏從荑解而曰茅始生也蕨薇杞荑皆可食者既無可往而於山隰之間采此四物以為食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類則遁山林而無所用於世矣此情之可哀者也故作詩以告之庶幾知我抑鬱之情耳

四月八章章四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九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

明 季本 撰

北山

經言曰士人以大夫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以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而正言以譏切時事也夫以士子而任經營四方之事非若老成更事之有素望者則非所當使而使其欲辭不得而無所控愬此其所以不得不正言以發其不均之情歟蓋恐或僨國

事則所係尤重也三山李氏以為北山不當怨而怨

夫子不删之者所以刺幽王也則不知作者之意本

出於不得已耳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賦也

偕偕強壯率人之意士子詩人自謂蓋丈上也丈士

非所以任膂力經營之事者故以士子為言此言役

使非宜而不得免也士子本但可以養父母者而力

小任重此父母所以憂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賦也

溥徧濱涯也此言役使不均而已獨任其勞也不均言大夫者見王委政非人而不能察也賢猶勞也恊韻故言賢耳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也

彭彭蘇氏以為壯盛貌是也蓋欲其行而不息故選馬之壯盛者用之傍傍傍出貌言事之皆至也嘉善鮮少將進也旅與膂同以膂力方剛之人而使之經營四方蓋難處之事也惟老成更事者為能任之非可以使士子也士子獨任此勞所以為不均也此申上章獨賢之意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

燕燕安息貌事國從事於國也不已於行謂驅馳道路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賦也

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而外人有叫呼亦不知也棲遲偃仰謂棲遲於家而偃仰者鞅如馬鞅之鞅掌謂以手執持拘束之意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賦也○風音諷

風議謂聞風則任口舌以議論人也靡事不為雖有咎之事亦不敢辭也此上三章皆言役使不均之意其間蓋有可使之人而大夫不以為意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将大車

經音曰士大夫有經營家事而多思以累其心者其朋友以此為小人之事非君子所當為也故作此詩

以戒之勿使心昏焉蓋樊遲請學稼圃而孔子告以不如老農老圃之意

無將大車秖自塵兮無思百憂秖自疷兮賦也○疷音昏

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民間禾黍薪蒸皆載以此車治家事者百憂累之故戒以無思疷昏也劉氏曰當作疷與痻同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賦也

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不出于熲謂心昏而

明不能發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賦也○雝去聲

雝與壅同重重其督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

經言曰大夫正直露才為人所忌畀之以難為之事使困於征役而不得歸故作詩以自咎而戒其僚友之不妬賢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賦也

艽野毛氏以為荒遠之地其地在西故曰徂西或曰即西戎也二月周正建丑之月也蓋據其在艽野念共人之日而言離與罹同遭也云再離寒暑距其初行既兩年矣毒者為人所害也共人指其僚友蓋在位而能靖共者丘氏以為隱居不仕者非也罟網也

欲歸則罹罪罟所以不敢言歸而念其僚友之恭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
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
不懷歸畏此譴怒賦也○憚丁佐反
除除寒而入暖也以下章日月方奥例之當是卯辰
月之交也此在昔初往之時蓋追叙往年之月也當
時計度還期不出其年之歲莫謂亥月之終也今又
不得歸而至於次年之二月初吉猶在艽野故上章

云戴惟寒暑庶衆憚勞也事孔庶謂衆事交畀也以一身獨當故曰憚我不暇此小人困人以難為也譴責即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也賦○奥與燠同

奥暖促急也蓋蹙本上章孔庶言采蕭穫菽歲莫之事謂未得歸也自詒伊戚蓋悔其露才而不能沉晦

非謂不能見幾遠去也出宿謂憂而不能安枕故出宿於外也反覆謂小人傾險無常恐有不測之禍也此前三章皆言小人不如僚友之恭而不敢言歸以取禍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賦也

君子指其僚友也靖與静同與猶助也穀善也以猶與也無恒安處謂其不可以緘默安身為常也共而

曰靖則沉晦而非露才者矣正直之人是助而不忌才則神亦助之以善不求祿而祿自至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賦也

好愛介助景大也此上兩章皆戒其僚友以不忌才之意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

經旨曰舊説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思古之君子而不能忘理或然也蓋周之先世惟穆王好遊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然是時徐偃王稱王與淮夷共為中國患值周中衰不能討至宣王始自將以伐之則自穆至厲諸王必無東巡至淮之理及淮夷既服徐土盡平天子始有復巡至此者幽王者宣王子也謂為幽王事豈可謂不然乎淑人君子蓋指宣王也宣王平淮之後必嘗於此

作樂以和人心而人心懽欣鼓舞思慕不忘及聞今王之鼓鐘不能不傷今思古故特舉鼓鐘而言以見宣王之餘音猶在其則不逺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賦也

鼓鐘徒鼓鐘也如尚書大傳出入撞鐘之類詳見楚茨將將聲之大也故與淮水之湯湯沸騰者相應徒鼓鐘則無意於愛民非與民同樂也故憂至於傷淑人君子能以鐘起衆音而作樂以和人心者也故懷

之允而不忘懐允猶允懐也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

喈喈以聲言湝湝以流言皆前後相催之意德即鼓舞人心之德回邪也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

鼛大鼓與皐同長尋四尺周禮鼓人所謂以鼛鼓鼓

役事者也鼓鐘而又伐鼛所鼓者大鐘所伐者大鼓
不過警出入興役事而已非以作樂也淮本有三洲
非謂久於淮上而始見也妯動也謂動念也猶若也
謂不如是也
賦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此言淑人君子之作樂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說見
大雅靈臺故首以鼓鐘言但曰欽欽則鼓鐘有敬謹

之意非若伐鼛之肆矣鐘以宣之而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笙磬同音其協比琴瑟以歌者則以雅以南皆正聲也以此樂音之和而吹籥以起舞其節相應何有於僭差哉見先王之作樂皆本其德之中正而足以養和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

經旨曰此周王既祭宗廟而同姓燕私者作此詩以

答之也頌祝之言當為周頌蓋武王時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賦也

楚楚長盛貌茨蒺藜也抽除去之也棘刺也茨雖長盛然有刺則不得不去也與與言黍之稠密如相與也翼翼言稷之鋪開如張翼也互文以見其多耳自昔指大王言蓋遷岐自大王始言古人除治此地所

以使我得種黍稷也廩藏曰倉在野而露積曰庾庾
倉之無屋者十萬曰億享獻也鄭氏謂以黍稷為酒
食獻之以祀先祖也妥安也尸入將坐而安之也侑
勸也尸食告飽而勸之也以祭神言則曰享祀以事
尸言則曰妥侑尸即所以依神也但神之所歆者氣
而尸之所嗜者味欲神依尸而飲食事死如生之意
也介助景大也謂神以大福助君也此章言力田致
祭而獲福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絜音潔祊音崩

濟濟𠊱飭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牛羊者用大牢也大牢牛與羊豕為三牲但舉牛羊便文耳言群臣從君以所絜之牛羊供祭也烝嘗者四時祭名而祭之在秋冬者皆謂之烝嘗故舉此二名以總之剝落也謂體解其肉而節落之舊說以為剝其皮非

也亨飪也謂煑之使熟也肆陳也謂既亨而陳於俎也將進也謂奉持而進之如特牲少牢云佐食奉俎肉是也蓋序潔牲之次第有此四者皆蒙濟濟蹌蹌而言以其各有所司故曰或祊在廟門内平生待賓客之處使祝祭之於送尸之後恐神之隨尸而去也明著也言神之發見昭著而祀事至此為甚明也皇大也流動充滿之意尸為先祖之神所依故稱神保先祖與神非有二也饗歆也受其祭也孝孫以主祭

者言慶喜之溢也喜存於心慶發於外報答也謂神答之以助其福也此承上章言事神禮備而獲福也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

爨竈也祭有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而此則以饔人煮肉言也踖踖斂足小步也蓋恭敬不寧之貌俎載牲體所容比籩豆為大故曰孔碩本執爨而言謂

薦熟之俎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詳見
緻葉字義因上文執爨為俎而併及之肉肝肥美故
取以為爨爨俎皆諸宰之事也君婦主婦也莫莫静
敬之意豆以盛肉羞庶羞則主婦之事也庶多也獻
酬者賓主相獻酬而行旅酬之禮也禮儀者獻酬時
之儀文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宜也當獻酬之時
賓主相交錯然易亂而賓客之禮儀笑語終無所愆
則其情通而得以申敬亦可以見神之娛矣故曰神

保是格此承上章言合敬娛神而獲福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賦也○幾音期

熯行禮久而筋力乾竭也蓋既饋食而至於酳尸其用禮皆無過差見其敬而不怠也善其事曰工工祝致告者祝致神意告之以嘏辭如少牢所云也徂往賚與也苾芬馨香也如幾者如有期也如式者如有

常也𦗟言所錫之福如此齊讀為齋一也稷與畟同嚴也匡正也敕整也齊稷以心言匡飭以事言申上文式禮莫愆之意時是也萬億詳見豐年守義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申言卜爾百福如幾如式之意錫福而曰極者以其至善為得福之本也此章歸結於主祭者致敬不怠而神錫之福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

父兄弟備言燕私賦也

禮儀既備謂九獻之後加爵旅酬之禮皆畢也戒告也至此時則擊晉鼓而大鐘應之所以告樂之備而萬舞陳於庭也徂位者祭事畢而主人往阼階上西面之位也工祝致告致尸意於主人而告利成也具皆也孔氏以為群廟非止一人故也知具皆醉者誠敬之至如將見之蓋尸者神之所依因尸醉而知神之皆醉也群廟之神止立一尸而諸皆統之矣詳見

廟制考義昭穆之制條下鼓鐘送尸者徒鼓鐘也如尚書大傳出入撞鐘之類若送尸則別有樂如周禮所謂尸出入則奏肆夏是也廢去徹收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則徹籩豆而已備言燕私者謂禮既備而行燕毛之禮也蓋天子之禮祭祀既畢賔客則令與明日賔尸之事然後歸俎同姓則祭日留與之燕所以尊賔客親骨肉也此章言祀禮既成而燕同姓以盡私恩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賦也

樂具入奏者廟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樂皆入奏於寢也綏安也欲其安受後禄也蓋人君燕同姓所以睦族將進也殽將具慶醉飽稽首族既睦矣此則和氣感於神明而後禄之所以綏也故承前章神嗜飲食而言君之祭祀甚順

甚時無所不盡是以鬼神饗之錫之以福而使君壽考此禄之受於前者也替廢也子孫不替而引長之所謂綏後禄者如此此祝頌之辭也○此詩每章皆言祭祀獲福之意以見鬼神饗祀係於人君盡思時之誠而同姓與燕私之樂者亦以此頌之而欲其綏後禄也祭之獲福豈苟然哉○此篇及下篇所言祭祀之節品物之供及禮樂之用並詳見廟制考義末篇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舊說以此詩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然觀詩意似言王者之盛禮而禮備樂具非公卿之祭所得有者况詩為燕私而作不為祭也蓋祭不徼福詩内所言錫福皆已然之辭神既福之故可言之以是知其為燕私之詩而燕私之有頌亦答謝之辭耳若謂其為武王時詩則說見大田篇

後云

信南山

經旨曰此周人喜其君秋成致祭而以勸民獲福之事祝頌之亦周頌也集傳謂公卿奉祭之詩與楚茨同則辯見上篇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賦也

南山終南山也在鎬京之南畇畇墾治均平之意曾

重也曾孫非特主祭者得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
武王犕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曾孫自
曾祖後三代以至無窮皆得稱之然此蓋指武王也
自大王遷岐至武王為曾孫本大王而言也田之即
疆理按縣之詩大王遷岐之初已疆理矣而以此為
武王者蓋大王之所疆理者殷人七十畝之助武王
既有天下則復開拓釐定之而為百畝之徹也此章
言畿內徹法之田皆曾孫之所疆理而民得以享地

利也畞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畞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畞東矣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賦也

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冬有雪而後春夏有雨故以雨雪起之雰雰雪亂貌霢霂小雨貌優多渥浹霑潤足盈也皆饒洽之意蓋雪多則斂陽密而足以固根本雨小則入土深而足以滋發生言曾孫感

召天時之和以生百穀養民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賦也

埸畔也翼翼整齊不亂貌彧彧域限分明貌言疆理既定而黍稷之成如其畝域則無不收之田矣曾孫之穡以公田所入言也畀與也尸賓者祭時有獻尸獻賓之事也蓋曾孫以其所收之黍稷為酒食以獻尸賓也此章言曾孫秋成祭饗而獲福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賦也

瓜在田中新熟進之於君而剝之為菹以獻於皇祖所以薦時物也菹酢菜也此承上章言田中所牧之黍稷既為酒食矣而田畔所種之瓜乃野人所獻之時物曾孫亦以獻於皇祖不敢遺田之所入其致敬如此所以能獲福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取其血膋賦也

祭灌地以降神也清酒鬱鬯之酒以其清潔而名也從從而迎牲也騂牡赤色之牛尚未殺也享獻也享祖考承騂牡而言事在殺後先言之以從又便蓋殺牛取膋方將焫蕭以求神尚未享也天子宗廟用大牢之祭獨言牛而不及羊豕者正以取膋為重耳執謂殺者所執主人但視之而已不必親殺也鸞鈴也刀環有鈴則割應聲而中節也啓毛者將以毛從血

以别於所殺之牲也取血者將薦血以歆神也膋膓間脂取膋以升臭即記所謂焫蕭合羶薌也求神所重在此而薦血歆神亦未獻而求神也此章言求神之事祭酒求神於隂也薦血亦求神於隂也燔膋求神於陽也先求神而後可以享矣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也賦

烝享方言享祖考也報以介福謂報之以助其福使

享無疆之萬壽也此章言曾孫祭祀致敬而獲福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

經旨曰此因王者省耕以致豐年而農人頌美之詩也必亦頌武王者矣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賦也

倬大貌甫田大田也千與阡同十阡指公田百畝言

每十畞千步為阡故百畞為十阡也詳見臣工篇之噫嘻章我者農人自我也陳公田所入之舊穀也古之省耕者察民之不足而補助之是以其陳食農人也而我取之自古如此所以人得盡力而有年也自古有年由大王遷岐以後言今適南畞以省耕者言也耘除草也耔壅本也薿薿茂盛貌有多而相礙之意見農人之耘耔而黍稷盛茂亦有有年之望也介助止息烝進也髦士民間之俊士也言既有所補助

而止息其地以進髦士而勞之使歸告父兄欲其勤於力田也此章總言曾孫省耕而補助作興之事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

齊明明粢也犧純全之羊也蓋養之以供祭者故曰犧社本春祈方今秋報今則天子省耕而合祭於一處即大田所謂來方禋祀也孔氏曰郊特牲云社稷

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竊意大夫無故不殺牛大夫與庶民成群立社亦宜養羊以為犧而因天子之至則即以其所養之羊供祭據犧羊為義故不及大牢耳粢盛牢醴皆當地丘乘所供故農人自稱曰我既盡臧善御迎也田祖亦與社方合為一祭一方之社方本非尊神作樂以迎田祖而主之介助也穀養以五穀養民也田盡臧以為農夫之慶甘雨助稷黍以貲士女之養皆本上文社方田

祖之祭言一事而互具文也可以見曾孫為民祈福
之意矣○田祖方社之祭互見豊年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賦也
曾孫來止正謂省耕也田畯至喜喜農家婦子之勤
饋足以慰曾孫之意也攘其左右謂攘却其左右之
從人親為嘗其饁之旨否言其與民親也民盡力於
田故其禾易治竟畝如一而能終善且有也與民相

親則不待有所督責而民勤於耕矣不怒申上文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之意農夫克敏申上文禾易長畝終善且有之意此章言曾孫省耕親民而農自勸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

曾孫之稼以天子公田之入言也在田未刈曰稼已刈未入倉而露之曰庾茨屋蓋言其比密也梁橋梁

言其穹窿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爾雅以京為廩而曰方謂之京非此如京之義矣箱車箱也黍稷稻粱詳見七月篇義承上章言農夫既敏則曾孫公田所入之稼積於庾者多矣即所謂終善且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萬車以載之而黍稷稻粱無所不有見其稼之皆善也曾孫獲豐年之福如此此農夫之所以慶也前章言農夫之慶曾孫期望其民之辭也此章言農夫之慶農夫喜慰其君之辭也君以

福望其民而民以福歸於君非曾孫有愛民之誠而何以致此福乎故又願天為民報之以助其福蓋既有豐年之福矣而又益之以萬壽則其福無窮是所以助也民愛其君故頌禱之如此集傳以為歸美於下則失之矣君之於民豈有稱萬壽者哉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

經旨曰此周人喜其君省斂報賽而頌美之蓋亦武

王時之頌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賦也

大田盡所省之地而言多稼則據今日禾之已成者而言也種擇其種戒飭其具也備謂備此二事也此本其未耕之初而言覃利載事也此本其已耕之時而言播布庭直碩大也此則言其在田而未刈者即上文所謂多稼也若順也此章言曾孫惟以多稼為

善而民以力農為能順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

方皁而至於堅好則禾已成稼而可刈矣以稂莠除故也然此人力之能為者也惟螟螣蟊賊四蟲之害則非人力所能為皆賴田祖之神秉執此蟲付之炎火盡燒絕之使無遺種此即去之之意也穉以禾中之幼穉者言凡蟲之所欲食也此蓋已稼時之言非

始望於田祖也後世如姚崇捕蝗掘坑而以火焚之

蓋必古法而亦有頼於田祖耳此言穀之生成無害

惟神是相而實歸於君德之所感通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

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賦也

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

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詳見讀禮疑圖卷一穉小也謂

禾内之熟遲而未可刈者穧束也謂禾已刈而未縛

之所不及者秉把也謂禾以束而葦載之所不及者

滯穗也謂禾穗已刈折亂而併穫之所不逮者此章

言雨澤得宜而公私皆有餘利亦君德之所致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也賦

曾孫來止正言省斂也禋精意以享之名來方之方

以天子所至之地言謂畿内之一方非四方之方也

禋祀則以田祖主方社而合祭之蓋一時省斂祭不

騢分也騂黑毛氏以為騂牛黑羊豕是也此章言曾孫省斂為民賽禱而民祝之受福也大義與甫田社方田祖之祭同但彼以省耕言此以省斂言耳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或疑其為豳雅朱子以其辭與七月相類亦有斷無可疑之說然考之詩辭似皆為天子事且豳之時殷世也其牲宜稱白牡而謂之騂牡乃周天

子之禮而曾孫之云必因大王肇迹岐周而言四詩以類相從有如一體此豈可以為豳風哉但皆似周頌而誤入於小雅耳若豳雅則固亡之矣

瞻彼洛矣

經旨曰此宣王因車攻之狩會諸侯講武事而諸侯作此詩以美之見其為保國家之計也事與車攻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賦也

洛水出陝西洛南縣冢嶺山東流至河南府是為洛陽即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貌君子指天子韎赤色茅蒐所染也韐韠也合韋為之韠與韎韋之裳同色是戎服也詳見六月及車攻序義作起也六師天子之六軍也天子親至東都戎服而起六師見其有征討之事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

保其家室賦也

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刀鞘之上飾珌其下飾也毛氏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按此亦戎服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故曰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賦也

人心所歸即是福禄之同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

經旨曰此天子美賢者之詩非美來朝之諸侯也宜為大雅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興也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興意

裳裳泛言華也謂華如裳之下垂以喻人有謙抑之德也湑露潤貌以喻君有恩澤之及也故遂以興天子虛心下賢而賢者得安處於譽也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興也）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興意）

芸黄盛貌黄正色言其有中正之德也美在其中而光輝發外故曰有章此言其文章外見所以有譽處之慶也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興也）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興意）

白者質素之意或黄而又轉為白斂華歸樸之喻也

駱白馬黑鬣亦取此義沃若謂其轡之柔順易使欲去亦不難也此言其德之顯而能晦也舊說以裳裳為常棣則或黃或白之言不可通矣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賦也

左逆行也不用之義右順行也見用之義左之而不宜者不能藏也右之而不有者不能行也有中之所有也似符合也惟其有之於中是以似之於外謂其

表裏稱也此承上章言君子行藏之具在我所以為全德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